



民族演唱

(黔东南剧本专集)

1
199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

前言

有剧团和民间戏曲存在的地方，剧本创作就不会停止。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各族民间，既有侗戏存在，也有苗戏活动，还有阳戏、花灯、湘戏、桂戏、京戏等剧种演出；与此相适应，也有数以百计的业余剧团和戏班，还有两个上演戏剧的专业文艺团体和九个民族文化工作队。这些戏班和团队，多半都有自己的传统、保留和学演剧目；有条件的戏班，也时有新剧本问世。但只靠他们各自的创作，仍然不能满足戏剧观众对剧目更新的要求。这就向文化主管部门、艺术辅导和一切关心和支持戏剧活动的部门和单位提出了一个开辟创作剧目交流园地的要求。这个专集就是在这种要求的推动下诞生的。

排演和发表一个剧本不容易，编写一个剧本也不容易。剧本虽然也是文学，但它必须具有戏剧性，必须把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综合于一体，必须把任何时间的故事变成现在时，必须把任何空间的人物聚拢在一地，必须把全部故事通过人物的性格化语言、唱词和动作加以表现。为此，作者除要熟悉生活以外，还必须熟悉舞台、熟悉演员、熟悉观众。遗憾地是目前我州还没有一位专业剧作家；在专业业余文学爱好者之中，爱好戏剧创作的也为数不多，经常同戏剧活动接触的更少。所以，在黔东南产生一个新本子特别是现代题材的新本子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专集中的七个剧本，都是作者为了改变我州戏剧创作的落后局面，积极深入

生活，奋力学习，苦心思考的产物。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征求了群众的意见，求取了专家的指导，本人做了多次修改，并普遍把本上搬上舞台经受了观众的检验。其中《将军泪》和《月堂新歌》还应选参加了首届西南地区话剧节，登上了成都的大舞台。尽管这些剧本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但对于创作队伍不大、话剧舞台不景气和经费比较短缺的黔东南来说，能够出这么个有一定容量的专集，还是令人欣慰的。

集子中的七个本子是1987年由凯里的十几位专业、业余戏剧内行从十多个本子中共同选拔的，原定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贵州分会办的《贵州戏剧》以增刊形式发表。后因该刊停办，加之其它一些原因推延至今，这是必须向作者致以欠意的。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选编中的缺点和疏漏不可能避免。这就要请各级领导、专家和学者们多加指导，也请读者、剧团（队）和戏班在阅读和选排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以求改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州戏剧创作水平的提高，才能使戏剧活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李瑞岐

1990年10月15日写于成都

民族演唱

(黔东南剧本专集)

一九九〇年

第一期

目 录

抢秀才（五场侗戏）	普 虹（1）
鹭雁与转郎（四场侗歌剧）	石彦章（36）
彩色婚礼（独幕话剧）	大 可（66）
苗乡情（独幕话剧）	王铭忠（87）
月堂新歌（独幕话剧）	李瑞岐（106）
还魂草（独幕话剧）	廖涛声（120）
孤独的王乔星（侗族歌剧）	吴定国 赵永佳（145）

主 编：李瑞岐

副主编：崔玉英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局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 委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话剧团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群艺馆

合编

五 场 侗 戏



(汉 译 本)

编剧、翻译 普 虹

时间： 清朝初年

地点： 湘黔桂边界侗乡

人物：

金秀才——汉族穷秀才，二十五六岁

公 宝——侗族寨老，六十多岁

甫 常——侗族农民，四十多岁

婢 美——侗族姑娘，十八九岁

婢 杏——婢美女伴，十七八岁

厦 美——婢美的奶奶，六十多岁

愁 敏——侗族后生，十

众 愁——后生若干人

众 婢——姑娘若干人

第一 场

〔侗寨鼓楼坪。远景：青山绿水。近景：台左，一株古树，枝叶茂盛；台右，鼓楼一角伸出，下面有几级台阶。〕

〔幕后歌声：〕

晴天朗朗突然起风云，

人们命运为何不均分。

目不识丁侗家苦哟，

走投无路才去找先生。

〔歌声落。幕启。〕

〔婢美手拿信在场上，向内喊。〕

婢美：婢杏，你快来！

〔婢杏欢天喜地上。〕

婢杏：婢美姐，今天你怎么这样高兴？

婢美：我爹还活着！（递信）你看！

婢杏：（接信）信？

婢美：我爹托人带来的！

婢杏：信上讲哪样？

婢美：不晓得啊！

婢杏：那你为哪样不叫送信来的人帮念念！

婢美：他也不识字，把信递给我就走了！

婢杏：那怎么办？

婢美：你在这里等着，我上楼打鼓聚众！

〔婢美上台阶进鼓楼。〕

婢杏：（叹）不识字的人吃亏多啊！

〔幕后鼓声响。公宝、甫常等众人从两边急匆匆上，
婢美从鼓楼出。

公宝：是哪个打鼓？

婢杏：（递信）宝公，你看？

公宝：信？

众人：哪个的？

婢美：我爹托人带来的！

公宝：你爹还活着，那太好了！

〔众人惊叹，传信。

〔厦美急匆匆上。

厦美：婢美，哪个来信？

婢美：我爹！

公宝：厦美，是甫美有信来了！（递信）

厦美：（接信，悲喜交加）甫美！甫美你还活着啊！

（唱）天上星星布不匀，

世人命运不平等。

十年前甫美送信未回转，

乃美无奈下堂嫁他人。

丢下奶孙我俩相依为命到如今，

想不到今天突然有信到家门。

见信好比见到亲人面，

哪个聪明赶快念给我们听。

婢美：（接过信）各位乡亲，你们哪个识字，请拆信读给我
俩奶孙听！

〔乡亲们有的摇头，有的摆手。

公宝：侬家不识字，莫说我们栽宝寨，就是上下那些寨子也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啊！

众人：是啊！我们侬家好苦啊！

厦美：过去甫美没有信来，不晓得他是死是活，今天有信来了，我们睁着两眼不会认，晓得怎样办啊！（对公宝）宝公，你是一寨之主，给我们想个办法吧！

公宝：十年前，官府下寨来，派甫美和甫常送信去衙门，被抓去当兵，后来甫常打仗负伤才回来，剩下甫美到今天才有一封信到家。甫美命不该死，我们全寨人都为他庆幸啊！只因为我们不识字，不晓得他在外面怎么样？

甫常：不识字的人在外面痛苦多，有话想给家里人讲，又不会写信。今天，甫美求人写信来，我们也睁眼成瞎子啊！

婢美：宝公，寨上没有人会看信，我只好到湖南靖州那边请人看去啦！

婢杏：婢美姐，我陪你去！

公宝：到湖南靖州要走几天路，你们两个姑娘自己去……？

婢美：为抗官府欺压，我们也学会了两手，怕哪样？

婢杏：我俩女扮男装出去！

众憨：我们陪她俩去！

甫常：不！路途遥远，你们不熟路。我在湖南那边当了几年兵，还是我引她俩去！

公宝：还是甫常引去的好！

厦美：甫常，多谢你啦！有你陪她俩去我就放心啦！

二婢：多谢常叔！

公宝：（叹）唉！请人看信，请一次才得一次。同样是人，我们为哪样这样笨啊！

甫常：我在湖南那边当兵，见人家那些村寨都办学堂，送小孩去上学。从今往后，侗家地方想要丢掉蠢笨出人才，我们也要办学堂才是办法！

众人：（惊叹）办学堂？！

公宝：这个办法好！

众人：办学堂，我们去哪里请先生？

公宝：是啊！周围这些侗寨苗村没有一个识字的人，我们到哪里去找先生呢？

憨敏：我听常叔说过，客家地方读书人多，侗家地方没有，我们就到客家地方找！

甫常：憨敏讲得对，侗寨没有，就去客寨找！

公宝：（气愤地）去找客家？

（唱）天上乌鸦个个黑似炭，

地下耗子只只啃禾杆。

官府客家一个样，

引狼入村只怕日后上当悔不转。

婢美：宝公，我外婆家住在两省交界，靠湖南那边很近，经常有客家来往。听那里的人说，客家并不是个个都坏，也有好人啊！

众 憨
婢：婢美讲得对，山上树木有直有弯，天下的人有好有坏

嘛！

公宝：我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长；我吃的盐，比你们吃的饭还多。你们小娃崽懂哪样！

甫常：小娃崽的话也有点道理。我在湖南那边当了几年兵，看得出来，客家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好，有人坏；当官的少，当老百姓的多。客家的穷百姓也和我们一样啊！

公宝：客家也有好人？

甫常：有啊！要是没有客家那些好心人，哪个帮甫美写信来，我的骨头也不晓得早丢在什么地方喽！

厦美：甫常讲的在理，甫美一颗字都不认得，没有人帮写，那真的没得办法！

公宝：如果真的是这样，甫常，我依你！

（唱）年过花甲未出村，

好比竹猢拱岩原地停。

你们的话有道理，

侗汉百姓彼此不能分。

甫常：“侗汉百姓彼此不能分”，你老人家讲这话合得很啊！

〔众人点头赞成。

公宝：要想丢掉蠢笨，学会聪明，我看这样办：

甫常引婢美和婢杏去找人看信，顺便从湖南那边请个教书的先生来！

甫常：只要众人赞成，我一定请来！

众人：能把先生请来，那好得很啊！

美杏：（对公宝）宝公，请得先生来，我们也要读书！

众婢：我们也要读书！

甫常：宝公，你看孩子们想读书得很啊！

公宝：好！从今往后，我们侬家地方男男女女都要读书！

厦美：孩子们识字了，甫美再有信来，就用不着到外地请人看了。

〔众人欢呼雀跃。〕

公宝：众人静一静，我还有话说！（众人静听）甫常他们去请先生，我们在家平整地基，上山砍树，修建学堂。

众人：是！

甫常：现在去砍树，生的用不着。我家有一堆现成的，本来打算今年冬天起新屋，现在办学堂要紧，大家先拿来用吧！

憨敏：我家也有！

众人：（不约而同）我家也有！

公宝：（兴奋地）多谢乡亲！多谢众人！

（唱）谢众人，

想出好计治山村。

只要大家一条心，

学堂定能办得成。

众人：（齐）只要大家一条心，

学堂定能办得成。

〔歌声中幕落。〕

第二场

〔靖州城外一山坳。远景：远山、远水、田园，天空挂着一轮明月。近景：台右是一片树丛，台左有一条石凳。〕

〔幕启。甫常坐在石凳上抽烟，身着侗家男装的婢杏正向左后台眺望。〕

婢杏：（转过身来）一点动静也没有，晓得婢美姐能不能把那位姓金的秀才请出来？

甫常：你说她呀！

（唱）山林里要数画眉叫得最动听，
侗寨里要数婢美唱得最迷人。
画眉能逗引山上百鸟，
婢美定能把秀才引出州城。

婢杏：

（唱）画眉鸟惯熟大山林，
婢美姐惯熟侗家村。
如今来到客家地，
鱼难上钩我担心。

甫常：你呀，还是头嫩牛崽！

婢杏：我本来就还小嘛！

甫常：现在不是在家，是在靖州城外山坳上。你穿上了男娃娃的衣，就要有大丈夫的气度，不要让人看出破绽来！

婢杏：没有大丈夫的气度？（捞手）等一会秀才来了，我露一手给你老人家看！

甫常：露一手给我看？乡亲们是叫我们来请先生，不是叫我们来抢先生！

婢杏：请请请！到靖州好几天了，请了多少家，哪个愿到我们那山桷桷去？再请，我可等不了啦！

甫常：婢杏姑娘，你要晓得乡亲们的嘱托我们还没有办成

啊！

婢杏：甫美大伯写来的信已经请人看了，我们该不算白跑了吧！至于叫我们顺便请位先生去办学堂，“顺便”嘛，我们请了，别人不愿去，那也怪不得我们啊！

甫常：先生不愿去，虽然不怪我们！但是乡亲们在家平整地基、修建学堂，我们请不到先生，回去怎么交待。何况甫美在信里也讲到，你都忘记了？

婢杏：我又没吃寡蛋，甫美大伯的信这两天刚请人念，我怎么会忘记呢？

甫常：没有忘记？那你讲给我听听。

婢杏：常叔，你还要考我啊！第一，他说十年前因为不识字，自己拿信送上衙门去当兵；第二，他问你是否平安回到家了，还问候乡亲们和家里的亲人；第三，……

甫常：第三讲哪样？吃寡蛋了吧！

婢杏：记起来了。第三，叫我们再穷再苦也要请先生来办学堂，以后才不再上当！

甫常：“再穷再苦也要请先生来办学堂”。这是甫美吃尽苦水才道出来的肺腑之言啊！如果我们请不到先生就回去，一来对不起家乡的父老兄弟，二来也对不起漂流异乡的甫美啊！

（唱）夜里行走靠亮光，

侬家想乖办学堂。

没有先生谁来教？

侬家心灯何时亮？

婢杏：我是细牛崽耙田不会转弯。常叔，原谅我吧！

甫常：（玩笑似）你呀！不横，是头嫩牛崽；横起来，就象

一头牯子牛！

婢杏：刚才你不是说我没有男子汉的气度吗？所以，我故意做点男子汉的样子给你看！

甫常：你真的会开玩笑！我们请先生办学堂，不光是为了不再上当，更重要的是让侗家地方丢蠢笨出人才。

婢杏：“让侗家地方丢蠢笨出人才！”

甫常：是啊！比如这两天我们在靖州坝子上看到人家在干田里把禾谷割下来，用谷桶打谷，一家人一天要打去好几大丘；而我们栽的是糯禾，要一线线的摘，有些年入了冬都还未摘完！

婢杏：人家栽的是哪样禾？

甫常：人家栽的叫“打谷”，我们栽的叫“摘糯”。“打谷”不仅好收割，而且收成也高；“摘糯”既背活路，收成也少！

婢杏：做活路也有学问啊！

甫常：我在外面当兵那几年，听那些识字的人讲，书里边学问多得很。有摆门子的，从古到今，哪个当王，哪个当将；有讲节气的，哪个节气做哪样；有讲种田的，哪样田种哪样禾；还有……还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不识字，记不下来啊！

〔幕后婢美歌声。（唱汉族山歌调）

千莧杉树共一坡，

千条小溪汇成河。

我俩都是单丝线，

何日单线搓成索。

婢杏：（喜出望外）客家山歌，婢美姐唱的。鱼上钩了！

甫常：在家没听婢美唱过客家山歌，想不到她还唱得这样好？

婢杏：婢美姐常到外婆家，不仅学会一口溜熟的客话，而且还学会唱客家山歌。听她说，要是你对歌，客家后生也难对赢她！

甫常：婢美姑娘真行，她硬是把鱼钩上钩了。你也要向她学，动动这个（指脑壳）……

婢杏：（佩服地）是是是！

甫常：他们快到了，我俩把套绳安好。假如姓金的先生愿意去，我们就瞞头作揖请他去；如果不愿，我们只好（比手势）……

婢杏：抢！

甫常：对！

〔甫常和婢杏安套绳，然后闪进树丛。〕

〔婢美幕后唱。〕

慢慢逗，

逗得鲤鱼上了钩。

好生拉线莫打脱，

得鱼到家乐悠悠。

〔唱到后面两句，身着客家男装的婢美引秀才上。〕

秀才：小兄弟，你的嗓子好细嫩啊！要是只听歌声不见人，人家一定猜是姑娘唱的！

婢美：（机灵地）我这副嗓子生得有点怪，十八九岁了，说话唱歌还象姑娘一样。（把话岔开）金先生，你累了吧，我们歇一会再走！

秀才：好吧！

婢美：（用树枝扫石凳）金先生，请！

秀才：谢谢（坐下）

婢美：金先生，你有一肚子学问，怎么不去找个官做？

秀才：找官做？小兄弟，你不晓得啊！

（唱）天上星星有大小，

世上人们分等级。

书生家穷无钱买，

官大官小别人的。

婢美：当官靠本事嘛，还要拿钱去买才得当？

秀才：当今世界，不拿钱去买是当不了官的！何况，我这个人好打抱不平，就是当了官也要倒霉的啊！

婢美：没有钱，当不成官，那你怎么不去教书呢？

秀才：去教书？

（唱）学堂也是富人办，

先生得由富人选。

书生是个穷秀才，

本事再大也枉然。

婢美：教书不讲学问，只认贫富啊？

秀才：是啊！没有后台教书也没地方啊！

婢美：金先生，如果此地不识才，你不晓得到外地去？

秀才：天下乌鸦一般黑，何处有亮光啊！

婢美：我家有亲戚在三省坡那边，他们那里要办学堂，四处寻访先生。如果你愿意去，我来搭桥。

秀才：你说的是三省坡那边？去不得去不得，人家说那里是苗蛮之地、盗贼之乡啊！

婢美：那你愿一辈子在这里走村串寨写对联、打禀帖啰！

秀才：人穷骨气在，豪门大户请我写，我还不愿帮他写呢！
今天，你们乡下人受欺侮，连夜请我就连夜来。小兄弟，你说是不是？

婢美：先生为人，实在可敬！

秀才：小弟过奖！

婢美：（装疼肚）哎哟！金先生，你稍等，我去方便方便！

〔婢美向树丛方向隐去。〕

秀才：（对观众）你们不要小看，那位小兄弟虽然是乡下人，但举止言谈，明理通达。听他说，今天他父亲因铲田埂，剔了田上坎一蔸大杉树遮田的几根枝丫，被财主诬告“坏他老木”，捆送卫所关押。农夫护田有理，财主欺人太甚，我非帮小兄弟告赢不可！

（唱）我本是个穷书生，

打抱不平为本分。

打禀帖，写对联，

不问钱财问良心。

平民受欺我受欺，

平民高兴我高兴。

钱财如粪土，

仁义值千金。

〔幕后婢美惊叫“哎哟！”〕

秀才：（冲过去）你怎么了？

〔秀才被套绳绊倒，甫常和婢杏上前按住，捆绑双手，眼蒙纱帕，嘴塞布团，然后轻轻地将秀才扶起。〕

〔婢美换上侗家男装出。三人会意一笑。〕